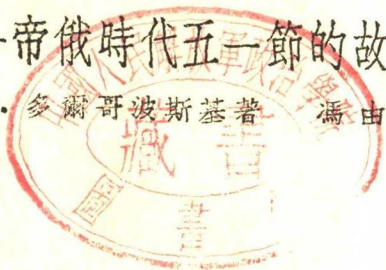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這是很久以前的事

一帝俄時代五一節的故事一

切·多爾哥波斯基著 馮由禮譯



青年出版社

這是很久以前的事

——帝俄時代五一節的故事——

切·多爾哥波斯基著 馮由禮譯

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Ц ДОЛГОПОЛЬСКИЙ
ЭТО БЫЛО ДАВНО

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
МОСКВА 1950



這是很久以前的事

——帝俄時代五一節的故事——

著者：切·多爾哥波斯基

譯者：馮 由 禮

出版者：青 年 出 版 社
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北 京 人 民 印 刷 廠



1952年5月初版

定價人民幣3,000元

1952年10月再版

10,001—40,000(京)

目 錄

一	戲票	(一)
二	謀生	(一三)
三	在西德文納河	(二三)
四	開始	(四〇)



戲 票

前幾天，我在亞庫巴·克樂斯劇院遇見一羣技術學校的學生。這些青年們，是從這座正在恢復中的城市裏的某處建築場上，第一次到這裏來。

年輕的木工、石工、泥工，穿着藍色的新服裝，莊重地坐在劇院的前廳裏。有的手裏拿着節目單。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業餘文工團的團員，喜歡讀一些好書和青年雜誌的。他們的教員也跟着來了。因為，在他們業餘的時候，對看過的戲劇總是要討論的。

威特比斯克的原有市立劇院已被法西斯匪徒毀壞了；新劇院將在城中最高的地方——果戈理廣

場上建築起來。現在在德文納河岸邊的亞庫巴·克樂斯劇院是臨時性的建築；它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以人民的義務勞動建立起來的。許多青年工人都很積極地參加了這項工作。

上演的戲叫做「在那一邊」。導演和演員的演出非常生動，有幾個場面特別顯得真實而自然。我甚至忘記了是坐在劇院裏。除此之外，更使我高興的是：由一開始到劇終，坐在前廳裏的那些青年們，一直是全神貫注地並且帶着學習的態度，在那裏看戲。在休息的時間，我同這些年青的觀眾討論着大家對劇情的印象。

「您是誰？」一個青年問我。

「我在你們之中也不算外人哩；許多年前我也學過手藝。」

「我們認識您，」又一個學生說，「您時常到我們那裏去，參加過我們的晚會，也到過我們的飯廳和宿舍。好不好請您給我們講一些舊時代的劇院和文化活動的情形。」

我很高興地答應了青年朋友們的要求，向他們講了一張戲票的故事。

x

x

x

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末年，在當時算是相當大的維切波斯基豬鬃工廠裏，有一百多工人。老工人少得很，只有十來個。他們每天要在狹窄和悶熱的廠房裏做十五個小時

工作，這給老工人在外表上印上了深刻的痕跡：行路時的蹣跚，彎曲的脊背，加上每個人都有的咳嗽，形成了他們的特徵。這些老頭子的手，粗糙到可怕的程度：即使用錘子打他們的手上，他們也可以滿不在乎似的。有時，他們誇耀地遞給我們一個沉重的木槌，用命令的語調吩咐道：「打吧，小伙子！往我手掌上用力打，不要怕也別不好意思！」

現在很難想像，在那個時代裏，青年工人所處的是什麼環境。漫長而暗淡的日子，從每一個星期的開始，要一直拖到星期日。在悶熱的夜裏，青年工人們睡在一個破房子的頂棚上；這樣的休息，幾乎不能使他們恢復體力，再去担負第二天清晨就要開始的沉重而累人的勞動。

鬚毛工人在起初一個時期，對待我們學徒是很兇暴而且橫蠻的。只有當附近麵包房的售貨女郎們到我們這裏來賣飯的時候，我們的心情才會輕鬆一些。那時我們才能站在污穢的被煤油浸透了的長長的工作枱旁邊吃飯。

學徒都是些十四五歲的小孩子，穿着粗麻袋做的又長又寬的圍裙，擔任梳除成堆的豬鬃上的廢物的工作。「羽毛褥子」，年長的工人用這樣的稱呼嘲笑我們。我們這些童工差不多佔着全部工人的半數：因為我們廉價的勞動，對廠主是非常有利的。

學徒們的工作時間，是從工廠氣笛的第一聲開始，而同其他工人一樣，一直要到晚上九點鐘為止。有時我們可以藏到緊緊塞滿豬鬃殘屑的蓆包後面。那裏又髒又有塵土，但是我們仍然想到那裏騙一會，去伸伸酸疲的脊背和麻木浮腫的腿。不過，這也是危險的，因為結果往往是挨了工頭一頓嘴巴。或者，比這更壞的，是引起全廠的愚弄和惡意的嘲笑。那就會使犯錯的人長時間失掉藏到蓆包後面去的興趣了。

有一次，在一個秋天的晚上，我們的廠主藍達，走進了用懸掛的煤油燈照明着的廠房裏來。廠主四十多歲，頭髮雖然塗着油而且梳得很平，但是仍然不能完全遮蓋起他那粉紅色的禿頂。這個自大的人，眼光透過金邊眼鏡，傲慢地向我們巡視着。雪白漿硬的袖口，更襯托出他那雙嬌嫩的手來。他把一小張紙頭拿到近視眼前，用尖銳的聲調宣佈說：

「我給你們送來一張戲票，我的太太為慈善捐款把它買來的。戲是很好的。你們當中的一個人可以到劇院去，工頭可以決定把票給誰。但是不要晚了，過兩小時戲就開幕了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從背心口袋裏拿出他的金錶來看。

「工人損失的時間由誰担負呢？我們不是按件計資的嗎？」說話的是施洛拉普，是個寬肩膀而有些駝背的鬚毛工人，背朝着廠主站着。

所有的工人對廠主的提議都表示得很冷淡。

「那不關我的事，」看樣子，這句話觸怒了廠主，「票錢我付過了，別的我管不着。」

他把票交給一個老工人，就走出去了。

工人們並沒有看戲的興趣。因為，在作了一天工以後，頭已經累得像鉛球一樣沉重，手脚也軟弱無力。而且，擠在一起的工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汗味，加上塵土和煤油的氣味——煤油是梳毛工人用來擦鋼耙齒的，以使用起來省些力——這些怪味混合在一起，使廠房的空氣非常惡劣，更增加了工人的疲勞。

一個白頭髮的老挑揀工人看着那一小張藍色的紙頭，諷刺地問道：

「誰高興到劇院去走一趟呀？」

沒有人回答。

直到現在，我也不知道當時是甚麼力量，使我的聲音差不多震動了廠房，我喊出：

「我到劇院去！」

x

x

x

在這以前，我從來沒有感覺過自己有什麼重要。自己還是個孩子，不過是個賺着五

戈比銅錢的學徒而已。但是這一次，在我急忙脫下麻袋圍裙奔向污穢的洗手池去的時
候，各角落裏忽然發出一片激勵的喊聲：

「好漢子，薩瓦克！」

「好啊！小伙子真行。」

「有錢的人全死去吧！」

「叫我們的廠主也同他們一道死去吧！」

「窮人死光了，闊人的錢也花不完啊！」

「你去痛快地玩一回吧——所損失的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由我們全體擔負好了。」

「當然！我們來擔負，我們來擔負。」各角落裏同時喊了起來。

「那末走吧！現在就可以到劇院裏去了。看過的東西明天得給我們講講。」那個老
工人就把戲票遞給我。

在全體工人喧嘩的歡送聲裏，我向門口走去。但是在門口，施洛拉普攔住了我。施
洛拉普大約四十歲，他的一雙巨手可以捧住兩磅伊爾比特鬃毛，並且可以容易而熟練
地，用安置在桌上的尖銳的鋼齒耙子梳它們。他是一個獨身漢。總是穿着雙排鈕扣的大
衣很整潔地來上工。

我們，「羽毛褥子」們，喜歡他，因為他知道我們的名字，並且常在工作中幫助我們，教導我們。現在，施洛拉普吸着烟，從上到地下打量着我，說：

「好。你要到劇院去？必須換換衣服才行。能找到膠皮硬領嗎？沒有嗎？連紙的也沒有嗎？這不像樣……我的小兄弟。你別忙，換衣服以前先洗洗自己。不要吝惜肥皂，也不要吝惜水。假若在劇院裏有。個混蛋問你是誰的話，你不要怕羞，就說是鬚毛人。」

他把手伸到自己的褲袋裏，掏出一點錢來遞給我：

「買硬紙領，坐電車，連到飲食店……這點錢全夠了。不過，看戲時要留心啊，也許會有個省長坐在你的旁邊呢哪，讓他見鬼去吧……好，滾吧！」

x

x

x

我住宿的地方是在一個頂棚式的小房間裏，裏面按照住宿的人數，放了四張硬睡椅。可是每人每月所付的房租，却等於五十到六十個工作小時的工資。

寬臉的，長着少許鬚鬚的女房東，像往常一樣地坐在椅子上織毛線。她看見我回來覺得有些奇怪，並且還有些不安：

「怎麼已經下工了？難道現在已經九點多鐘了嗎？」

「我到劇院去！」我喊道，並讓她看了看戲票。

「瑟孃！聽見了嗎？薩瓦克要到劇院去哩。」

瑟孃是女房東的女兒，她聽見我說的話所感到的驚奇不下於她的母親。

我洗了臉，把頭髮梳平，並用刷子把我穿的舊衣服刷了刷。那兩個女人對我的全部化裝和我剛買來的硬紙領稱讚了一番。我感到非常幸福，就從二層樓狹陡的樓梯上走下來。

我覺得在街頭上所遇見的人全是趕往劇院去的，爲甚麼他們都不注意我也不理我呢？難道他們不知道我也是到劇院去的嗎？我幼稚的自尊心開始動搖了。「不過，不要緊」，我安慰着自己，到劇院裏我會和他們全都結識的。

看！這就是燈光燦爛的劇院大門。我推開沉重的大門走進前廳的走廊。一個身材短小的人向我走過來，看了一下我的票，但是沒有把它接過去。

「誰這樣早就到劇院裏來啊？」他奇怪的打量着我，「離開演還有整整一小時咧。還有一點，拿着這種票的人，我親愛的，是要走另外一個門的。看樣子，你還是第一次到劇院裏來吧？要從這裏出去，向右轉，你就會看見那個門；你進門再上樓……」

我站在那裏沒有動。

「孩子，你莫非想到前廳去嗎？」那個查票員同情地問我，「你是一個人嗎？」

「一個人。」我哭喪着臉說。

「你住在哪裏？」

「在那邊……」

查票員想了想。

「就把他放進前廳去吧？」他向另外一個查票員說。

「你讓他坐在哪兒呢？這是義務戲呀！」那個回答，「他在這裏是不行的。還是到樓上去吧，那裏才盡是些高尚的人哩。」

我只得走出了劇院。往樓座的通路還沒有照明。我順着沒有燈光的螺旋樓梯爬上去，上面的門還從裏面鎖着呢。

最後，我終於走進了樓座。

x

x

x

樓座漸漸坐滿了一些家庭僕人，以及富人們家裏的各種寄食者。假若不是發生了一件事故的話，我覺得同他們坐在一起倒是很合適。

幕還沒有拉開，樂隊已經演奏起來。正在這時候，我突然看見了我的廠主。他，他

的妻子和女兒，坐在一個二級廂裏。我立刻感覺不自在起來。廠主全家都在察看我的來到；我看見他們把望遠鏡傳來傳去地向我這方面瞧。

我看戲的熱情立刻化為烏有。對於舞台上的表演，我再也沒有任何欣賞的興趣……回到家，同居的人已經睡了。我輕輕地脫了衣服，躺在睡椅上。但是那一夜，我祇是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。清晨，我比別人醒得都早，爬起身就去上工了。

廠裏的人已經知道廠主全家也到劇院去了。工人們猜得出我處在主子們中間的情緒。於是他們也就不再對我有什麼羨慕了。

「自然，這總得算是請客囉。請的倒很大方呢。」

我把這一切講給了年輕的朋友們。在沙皇俄國生活着的工人們，是這樣的困難；但是現在，在資本主義國家內，也還有億萬的工人生活在這種情形下。一小撮主子們過着最美滿的生活，而勞動的人民却不能接近陽光和空氣。

是的，我們也曾忍受過不少艱苦，但是在為幸福的生活而鬥爭的過程中，我們也體驗了不少愉快。啊，一切變化得多麼大啊！現在再也沒有那些使人冬天挨凍，夏天熱得發昏的，潮濕的地窖和頂棚了。

現在我們的城市裏有許多學校和專門學院，我們的政府給青年所創造的環境，是從前富有的家長都不敢為孩子們夢想的。

在培養第二代勞動人民的學校和學院裏的教育工作者，給我們國家的工人階級造就了無數熟練和有文化的工人。黨和政府時時刻刻關心着工人的生活福利和精神發展。優秀的教育工作者，不只是教給學生各種業務，並且還培養學生愛好勞動，忠於職責，更鼓勵他們獨立工作。

我愉快的看着我們的青年，他們怎樣勇敢，怎樣自信地瞻望着未來。我們曾為人類的幸福鬥爭過，我們的努力現在已經結了果實，勞動人民現在已經是自覺地和富於創造性地在工作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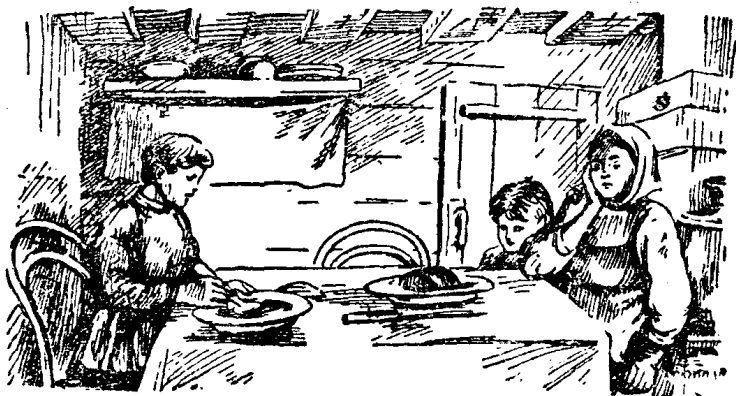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面故事發生的那個時期，後來領導俄國工人階級進行解放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沒有成立。資本主義在俄國很快地發展着，而無產階級也跟着它成長起來。比較前進的工人已經知道了一些馬克思，恩格斯的學說，已經了解必須進行反抗壓迫者的鬥爭。

那就是俄國工人運動的開始。年青的列寧在彼得堡聯合起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，組成了「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」。在這以後，馬克思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聯盟，開始在其他的城市成立。在這些組織的領導下，工人聯合起來和廠主進行鬥爭，舉

行了或大或小的聯盟罷工。

威特比斯克的無產階級也覺悟了。他們意識到：如果工人階級不聯合起來，是不能得到美好的命運的。





謀 生

……這是我當學徒的第二年。那時我已經十六歲了。在母親跟前已有好幾個弟妹。爲了減少一張白吃飯的嘴，我只得離開家庭。

我開始每月賺八個盧布。爲了找到一個便宜的屋角，我費了不少時間，最後終於在一座古老的有點傾斜的破屋子裏，一個製繩工人的家裏找到了。房東是一個不愛說話不很和藹的人，他每天黎明就上工去。他全家是四個人。在給我劃出來的小屋角裏，放了一隻睡椅，並且把它的一頭鋸短了些，因爲不這樣那隻睡椅就不能擠進桌子和櫥櫃之間了。在學徒的頭幾年裏，我總是睡在睡椅上，這樣又便